

履帶鏈接的村落

霧起的時候，是迷路的季節，總是會有旅人消失在地平線模糊了分界的風景裡。在數不清的第幾輪的新舊世紀之交，天空飄來一朵雲霧，蒸騰翻湧、漸飄漸低，終於吞吃了路上的行人，連續陷落了好幾座村莊。迷濛之中，空氣的懸浮顆粒隱然有辛酸之味，容易刺激鼻引人憂傷，原來這一帶雲霧的顆粒比較大，小一點的容易扎傷眼睛；大一點的像拳頭，能在胸膛上磕出一個窟窿來。

霧鎖群峰之際，是傳說的時節。又有迷途的少年在雲霧深處越過了地線的分界進入了昨日的村落。傳聞那一年挖土機陣群傾巢而出日夜揮動著長手臂，在斷垣殘壁之間來來回回地撫摸，終於村子流淚了。碎裂的粉末從傷口處汨汨地流出，風一吹，顆、顆、顆、粒、粒、粒、浮、沈、漂、轉陣陣飄向遠方，在遙遠的地平線之上堆疊出塊塊雲朵來。就在那裡，少年看見昔日村落的容顏逐漸凝聚於半空中。

少年被懸浮的村落給迷惑了，許久才被草叢裡的窸窣窸窣給喚醒，一隻飛鼠探出頭來，眨了眨那鈕釦一般的眼睛，少年起了獵心開始緩緩移動腳步，飛鼠警覺過來轉身就跑，躡上樹幹，由樹梢跳出，從這一端飛往那一端，再從那一端滑向另一端。底下，少年的身影也迅速閃過林林木木之間。喳一聲，天搖地晃，只見空中片片葉子抖起，那小傢伙在空中翻了筋斗倒栽蔥地直直往下落，沒入地上軟軟的樹葉

堆裡。原來是場地震，空中滑翔的飛鼠也被震落下來，跟在後頭一路急馳的少年，打不住腳，連著父親的獵槍也一併栽了進去。

濃霧貼著地面緩緩移動著，遮去了地上所有痕跡，

飛鼠消失無蹤，少年跌進了世界的反面。那裡底下的景觀竟像是方才空中懸浮的村落。舉目所及沒有一個人影，闐靜無聲，幾乎可以聽得到葉子的跌落、還有少年自己的心音。

空氣中有一種熟悉的氣味，彷彿來過其中的街坊巷弄。無奈此刻，少年大腦皮質的痕跡幾乎村落裡的生物跡象一樣稀薄。天上飄來大片黑雲急速流進彎曲的巷弄化成一條巨蜥，擋住了少年的去路。此時，地面的石版掀起，喀拉喀拉地上下震動，一股震波從巷子深處傳來，搖散了少年眼前的雲團。少年摸索前行，那地面的顫波牽引著少年的步伐，牽動了他心中潛伏的線索。轉彎再轉彎，迂迴又迂迴之後，少年發現面前蹲著一位老鞋匠，左手鑿子，右手鐵鎚，喀喀喀地努力敲著，身邊躺著的成堆待補的舊鞋。老鞋匠補完一隻，又拎過一支，撬開鞋跟、剝起破口、裹黏膠，貼皮墊神情老練而專注地工作著。幾翻在村子裡盤桓來去，終於出現人影，少年一時興奮竟忘了問路。

「少年家，鞋舊了，要不要脫下來補補？」

「村子裡的人都到哪去了？」少年問。

「有鞋還怕找不到人穿哪？」鞋匠自言自語彷彿沒有聽到問話。

「生意真好喔！」

「來這兒的每隻鞋上都長腳，每雙腳上都能生出個人字兒來，只要鞋印隊伍排開，木怕沒了村人……」鞋匠說得篤定，拎起鞋，吹口氣，放到地上去，一雙雙的鞋子竟然紛紛走了起來。走向面八方，走入街頭巷尾。

少年覺得有點悶熱，往巷弄邊的階梯拾級而上，在轉角涼亭處吹風。少年心裡一驚，看見下方一位辮子女孩獨自一個人蹦蹦跳跳地玩著跳房子遊戲。鞋匠往階梯走上來，少年一分心失去了女孩蹤影，少年轉了一圈沒有什麼發現，不過分明還聽到蹦蹦跳跳的腳步聲，這時他才看清楚有雙紅鞋仍在原地跳著，穿著紅鞋的還有女孩旋著一雙辮子斜斜陰影，在迷宮一樣的格子裡來回地跳來跳去。

鞋匠揹起鞋箱從轉角處爬上來，舉手招了招，吆喝了一下，紅鞋子啪達啪達地蹦過來，老鞋匠彎身拎起，小心捧在手上，拿著左右轉動的仔細察看，口裡不停的斥責：「叫你剛補好，忍幾天別太好動，又不聽話！」說玩兩指勾住鞋口，拍打了幾下，抖了抖塵土，小心翼翼地收進鞋箱，然後蹲下身子，側著肩揹起來往上走去。少年趕忙尾隨而行。

少年雖然心中極度疑惑卻不敢造次發問，也不知如何開口，只好一路恍恍地跟著前進，倒是老鞋匠低沈的語音突然說話了：「那一年大地震把村裡的房子毀到大半，挖土機出動執行拆除工作，日夜刨挖翻鑿連續了個把月，挖土機的履帶幾乎碾過了村子裡裡外外、上上下的每一塊碎瓦殘磚，不知不覺的像

條藤蔓一般蜿蜒地纏住了整座村落……」老鞋匠話剛說完，腳底滑了一下，少年機靈地扶住了他，老人連聲道謝，他背後的鞋箱突然顫抖起來，一直發出喀喀叫聲。

「乖，別怕，別怕……」老鞋匠手伸到背後去拍拍箱子哄著說。

騷動的箱子果然安靜下來，不過，少年彷彿感覺到木箱裡在一片漆黑中發抖的紅鞋。他們踩上階梯，一步一步迴旋著前行，一層一層地轉進小城的內部，此時一直徘徊在腦海中心那個霧濛濛的景象逐漸變得清晰。他看見夜空下五顏六色的帳篷沿街顫抖，一隻隻童年的噩夢由裡頭竄出，少年渾身冒出冷汗……少年走在記憶的時光履帶上前進……

此時，鞋匠早已不知去向，少年不知不覺間來到村落的邊界。村落盡頭的那一邊還有村落，村落與村落之間仍有履帶相接。昔日消失的人們，從光著腳丫吊橋對面走來，赤足的村人們道：「我們從反面的村莊來，來找鞋匠修鞋子。」

大批的隊伍後方，突然，放起鞭炮來，霹哩啪啦！陣陣地爆竹竄跳！人群遠處出現豎著一堆歪斜的旗海，漸漸往前方移動，不知從哪闖出一群沿路握手，遇人就擁抱，頭上沒有眼睛、髮際找不到耳朵的人種，這些怪胎們個個一邊往前衝，一邊自言自語努力比手劃腳，嘴巴還源源不絕承諾這個承諾那個，說什麼要讓幫村里人開馬路、要在村里鋪紅地毯，轟隆隆擴音車想遍了天空，色彩不同旗幟從不同的方向，簇擁著拱手哈腰的頭子向村民們擠來、擠在一團，互相打起架來，恍若不聞不見地穿過少年面前，

然後又喧鬧著往另一邊奔湧而去。一路上還尾隨著不時爆跳著的鎂光閃閃。

各色旗海在履帶環上往遠方奔去。突然，人群中有一個女孩高喊：「爺爺」。女孩從大群光腳丫當中鑽出，少年也跟著一起擠往邊緣看去，懸空的履帶橋如一條波浪往遠方蔓延而去。

老人揹著箱子，爬上隆起的坡道之後，突然轉進了履帶的反面，進入倒轉的村落。

女孩也身手矯健地找到缺口鑽入反面，少年循線緊跟，打從女孩出現開始，他就注意到女孩腳上那雙亮眼的紅鞋子。兩人跑了一陣子，速度漸漸慢慢了下來。女孩突然停下步伐，擋住了少年，側著頭說：「你聽，走在村子裡有時彷彿可以聽到這種若有似無的聲音，爺爺說這是履帶轉動的聲音，到某一個時刻，正反面的村子倒轉過來，它們輪流浮到上面來透氣。」

原來大地震那年，日夜翻騰輪迴的履帶鱗片終於疲軟鬆脫，翻捲倒地，躺平成一個大。那是起點與終點相連、正面與反面互通的一條永無止境的墨必斯之環。

女孩摘下商店前飄揚的彩帶，捏住頭尾，反扭過來兩面相接，作成一個七彩的，捧在手心。

「喏，你看！我們像螞蟻一直以為自己走在上面，走著走著，也不知從哪裡開始已經走到反面來。履帶以極其緩慢的速度移動著，終於某一刻上與下、城與鄉、正與反、黑與白、生與死會悄悄置換過來。」說著，細長的手指在裡外繞了幾圈。

少年吔迷惑地說：「那，這上面有我回家的路嗎？」

「你的鞋破了，要不要爺爺幫你補一補。」女孩說。

轉彎處，一幢高腳屋出現在他們眼前。

女孩飛快地跑上去。

屋頂冒著炊煙，鞋匠正在屋裡煮食。

女孩拎起湯瓢舀了口湯，遞給少年。

男孩對食物讚不絕口，老鞋匠大樂連聲說好。

女孩俏皮地揶揄著：「還讚呢？爺爺煮的食物味道，像鞋子一樣！」

鞋匠一聽笑得更大聲了。

少年問鞋匠：「為什麼不幫那些村人們補鞋？」

女孩在桌底蹴了他一下。

鞋匠就著剛送到嘴邊的湯碗，吹口氣，嚼了一口，抬眼道：「少年吔，你以為補鞋頂容易麼？」

「聽說穿上你補的鞋，能讓人找到他們追尋的夢想？」

老人放下湯碗，正色說：「咳，補鞋雖是一種專業，能做的到底有限。那些人是從昨日部落來的，城市的鞋只能將他們帶往不幸。」

老人拈拈鬚鬚說：「他們需要另一種技術？」

「另一種技術？」

「沒錯，一種失傳的技藝，沒有年輕人肯學正在消失的技藝。」
熱氣從吊鍋裡的翻湧而出，在地板上四散開來，又填進了地板縫中。

「塵粒是屋子的眼淚，指引著回家的路。」老鞋匠若有所指的說。
少年悶吭一聲，沒有言語。

「明天就回去了吧，日光月影交會、水分丹碧二色之處，你會找到回去的路的。」

「回去幹嘛呢？家裡收沒有親人了！」少年起身往門外的平台走去。

女孩跟了出來，在少年的身旁一起倚著木欄。

少年說起那天在森林中邂逅的飛鼠，讓他想起城市飛行的經驗。

女孩仔細的聽著，不過，少年卻突然激動的轉身對著門內吊鍋旁的鞋匠大聲問：「你說，到底什麼時候世界可以翻轉過來？什麼時候城市與部落能有倒反過來的機會？倒底……什麼時候……」

少年神情扭曲而痛苦，然而，然而……事實是，幾個月前颱風帶來的大水，一夜之間從山上奔湧而下的土石竟又淹掉我們大半個部落，多少族人生命，老爺爺你能告訴我什麼時候才能擺脫這沒完沒了、一再循環的命運？」

老鞋匠盯著少年半晌，嘆道：「唉，若能回答這些你這些問題，我可以改擺算命攤了！」說完，出門外走下樓梯，繼續往林子走去。

山間林霧森森，有點冷了。

撲地一聲，一隻飛鼠在林間飛過。

少年抬頭仰望說，卻壓抑得幾乎失聲了，「那飛鼠……讓我想起摩天大樓的飛翔經驗。」
林子裡發出悉悉倏倏的聲音，參天的樹枝攪亂了一襲夜幕森森。

在數不清正負第幾個塵霧又起的日子，在分不清正向的記憶履帶之上，尚未完工的摩天大樓籠罩在大片霾霧中。

青春少年的腳丫長到剛好可以塞進父親鞋子的年紀，那時少年來到城市中，在雲霧環繞的最高樓工地中上下焦急爬走，在第39與52層的高度，各發現一隻掛、落在鋼架上的鞋。
傳說那一年，少年失去了空中飛翔的父親。